

手信葵

Keep
One's Word
米小苏·著

手信，
不是「信手捎来的小礼物」，
而是「守信」，
是承诺。



于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信·葵 / 米小苏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438-6754-3

I. ①手…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3332号

出版发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200000

印 张：13.75

出版时间：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编辑：郭 翔 丁丽艳

装帧设计：熊琼工作室

ISBN 978-7-5438-6754-3

定 价：25.00元

联系电话：010-64424576

邮购热线：010-64424576

传 真：010-64427328

公司网址：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tougao_qc@yongsibook.net



米小苏●著

手信，不是“信手捎来的小礼物”，而是“守信”，是承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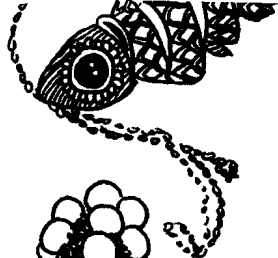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006	Chapter01	丢失
018	Chapter02	寻找
032	Chapter03	坦白
048	Chapter04	交换
058	Chapter05	战争
070	Chapter06	执手
080	Chapter07	妥协
088	Chapter08	迂回
098	Chapter09	威胁
104	Chapter10	误会
114	Chapter11	决绝

122	Chapter12	麻木
132	Chapter13	失重
140	Chapter14	泄露
148	Chapter15	酝酿
158	Chapter16	手信
166	Chapter17	转折
178	Chapter18	毁灭
188	Chapter19	疑团
202	Chapter20	追踪
208	Chapter21	审判
218		后记

原书空白



丢失

Chapter 01

原来你什么都不懂。

—— 颜葵

初冬的阳城。

颜荷紧了紧暗蓝色格子呢大衣，眉眼倦怠地从医学院实验楼走出来。甫上研一，导师邬尚仁教授即帮她确定研究方向，各种死因条件下，老鼠眼球的相关物质的差异比较分析。对一个研究生而言，如果能越早确定毕业论文方向，整个研究生求学生涯必然要比他人明朗。执拗的颜荷始终相信，只要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只要给我一个方向，不管错误或正确，我就一定能像常青藤般顽强地持续向上攀岩。

就像一份只有一个人的爱情，只要认定，颜荷就可以百折不挠地坚持。

颜荷的性情与她姐姐颜葵不同，且不论“葵”和“荷”两种植物的差异，葵花喜阳，荷花喜阴，母亲易初当时的想法只是从她个人植物专业出身的考虑，颜葵生于七月，颜荷则恰好是六月，由此联想到“葵”与“荷”，不曾想，名字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同是生在夏日，姐姐的性格热烈奔放，妹妹则清凉寡淡，迥异的性格将两人的爱好明显区分开：姐姐喜欢大波浪卷发，妹妹常年清汤挂面的直发；姐姐喜欢笑得前俯后仰，妹妹向来笑不露齿；姐姐喜欢捣鸟窝，妹妹只会跟着拣鸟蛋；姐姐喜欢买鞭炮噼里啪啦放，妹妹只能捂着耳朵看；姐姐喜欢《忍者神龟》里热爱搞笑的Mikey，妹妹则喜欢个性沉稳的Don。用她们青梅竹马的伙伴安小山的话来说，颜葵是“荤菜”，颜荷是“素食”。所以安小山从小就放话：“我安小山荤素通

吃，谁敢和我抢这对姐妹花，我就端一盆马粪，臭死他们全家。”

彼时安小山刚摘掉院子里“最后一个穿开裆裤小朋友”的帽子，与安小山同龄的颜葵时常取笑他说：“羞羞，都五岁了，还尿裤子，臊不臊？还好意思嚷嚷要娶我和颜荷呀？丢不丢人啊？”

安小山听罢，耳根红热，追着颜葵满院子跑，小颜葵一岁的颜荷只能撅着个屁股跟在他们后面追，这个场景在颜荷此后二十年的记忆里，没有消失过，颜荷想，或许这是生来注定。到了入学年龄，颜荷吵着要和颜葵与安小山一同上学，于是，一同入学的颜荷继续跟在他们身后跑；升入初中，颜荷崭露头角，智力迅速开发，成绩一路飙升，他们共同的班主任戏谑她“小荷已露尖尖角，没有蜻蜓敢上头”，可颜荷还是像个小毛孩一样围着颜葵与安小山转，哪怕远远看着也不觉孤独；中考后，成绩的差异将三个人分开，颜葵和安小山留在普通高中，颜荷去了阳城的重点高中，偶尔三个人相聚，颜葵和安小山其乐融融，颜荷只在一旁抿嘴，或微笑，或沉静，她仿佛从来都是他们眼中可有可无的存在。如此距离，或多或少妨碍了她们的交流，在颜葵眼中，颜荷不苟言笑；在颜荷眼中，颜葵夸夸其谈。她们之间的感情二十几年淡如水，客气而生疏。颜荷不叫颜葵“姐姐”，颜葵也不叫颜荷“妹妹”，彼此以姓名互称。有一次颜葵看上了一款橱窗里的芭比娃娃，有着花花绿绿的荷叶裙边，颜葵问颜荷：“颜荷，你觉得如何？”

颜荷并不喜欢这种耀眼的颜色，却回答道：“挺好看的。”

轻描淡写的温度，颜葵感觉不到。

颜荷喜欢回想这些儿时片断，它们可以告诉她偶然中必然的存在空间究竟有多大，比如失血性休克死亡条件下，根据个人体质、外界湿度、温度、微生物等条件不同，闭眼和睁眼是偶然的，必然在于角膜都会由清晰向浑浊逐渐

发展。角膜，对，颜葵一想起自己从失血性休克死亡条件研究眼球的变化，亦纯属偶然，失血性休克死亡下，眼球及内容物在不同条件下产生变化，以此推断死亡时间。他人或许觉得法医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专业，安小山就曾问过颜荷：“喂，我说颜荷，小乖小乖的你，怎么会想要去研究人怎么死呢？难道剖开死人胸膛，死鱼般腥臭的味道铺天盖地涌来会让你觉得刺激？”

颜荷左手端着奶茶，右手食指在安小山手心画了个戒指般大小的圈，然后鼓着嘴，对着那小圆圈“呼”地吹了一口气。颜荷笑着说：“看，圈圈变大了。”

颜荷的举动令安小山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回答我的问题了吗？答案又是什么？

颜荷的本意是想告诉安小山，她对他的感情，就像个圈，越来越大。若不是知道他所报学校是阳城大学，她完全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出国留学；若非他所报专业是法学，她完全可以填报自己倾心的心理学专业，而神经敏感的她又不愿直接选择法学，她不想让自己对安小山的感情在别人面前露出破绽，所以她只好选择法医学这种与法学交叉的专业。爱的向心力令颜荷对安小山步步紧随。

对颜荷画圈的行为，安小山懒得追问，他最烦女人的言外之意，拐那么多弯，肠子早气结了。

对安小山来说，他还是喜欢和颜葵那种性格开朗的女生交流，不必费脑筋，砸吧砸吧动动两下嘴皮子，再适当地说两句令女生心花怒放的悄悄话，接着送点玫瑰巧克力满足下女生的虚荣心，不信这个女生不跟着你跑，然后装作不那么猴急地夺走对方娇滴滴的初吻，适时地说声抱歉，彼时女生顶多娇嗔地责怪两句，心里却是喜滋滋的。这一招，安小山屡试不爽，从大学到工作后，他看上的女孩子没有不上钩的，对他而言，初吻都夺走了，还有什

么夺不走的？什么叫搞定，搞了才能定。

可凡事总有例外，颜葵，这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女人，安小山搞了，但没定。或者确切地说，他被颜葵搞了，安小山想定，颜葵不乐意。

高考结束的那一夜，颜葵带着安小山从男孩走向了男人，由内向成功向外向转型。所以，颜葵在安小山心中的分量即便穷尽一切词语都无法形容。

五年前，铃声的响起预示着高考最后一门课程——理科小综合的结束，安小山从座椅上“噌”地站了起来，潇洒而从容。安小山热情饱满地走到讲台前，自作多情地和监考老师打招呼说“对不起，我们永远不会再见了”，未等那位美丽的监考老师说完“同学，应该等我们收完试卷才可以离开考场”，安小山那白衬衣蓝牛仔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这一刻，安小山盼望了太久，漫长的近八百个日夜，终于结束，只因颜葵曾经答应过他，等到高考结束，她就和他约会。

这之前，安小山眼见着他倾心的颜葵日复一日地从他们班的教室前款款经过，微风扬起她大波浪的卷发，安小山的内心蠢蠢欲动，她在文科班，他在理科班，他的班级是她的必经之路。安小山时常有意无意靠着墙角听索然无味的物理课，那个戴着厚重眼镜的物理老师讲着深奥的力学运动时，颜葵那颀长的身影便会立即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此单薄却又丰满的身体，重力多少，匀速运动的速度又是多少。

那时，班里的男生最乐于讨论文科班女生谁最漂亮，得知颜葵在他们口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时，安小山醋意横生，充满危机，仿佛颜葵本应是属于他的私人物品，他人正在侵略，可安小山却奈何不得，他觉得自己是不起眼的狗尾巴草，囊中羞涩的他自动与周遭同学划清界限，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唯一引以为傲的是他从穿开裆裤之前就认识闪耀的颜葵，这段时光是他

的私有财产，他享有所有权，令众男生艳羡。偶尔颜葵笑意盈盈地站在安小山教室的门口，问他是否愿意代她做数学作业，一群男生立即围上来搭讪，这令安小山非常懊恼，他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一群苍蝇围了上去，而颜葵却从不拒绝。颜葵天性如此，自小喜欢男人围着她转，她骄傲地满足这份不怀好意的宠溺。安小山终于再不能忍受，在一个晚自习结束后，一鼓作气地对颜葵说：“颜葵，我要你和我约会。”

颜葵问：“为什么？”

当安小山正思忖如何答话时，一个比他高大的男生走了过来，用力揽过颜葵的肩膀，颜葵回头对安小山说：“等高考结束吧。现在不行。”

安小山没有去思考颜葵这句话的意思，对一个理科班男生而言，在他的世界里，“一”从来就是“一”，不可能变成“二”。所以，颜葵说完那句话，安小山开始埋头苦读，忙碌到遗忘时间的存在，尽管还是和从前一样可以时常遇见颜葵，可他心里多了一份坚定：我一定要和颜葵约会。

或许是上天眷顾，安小山的成绩开始直线上升，有一次竟然拿了阳城市的数学竞赛冠军，这对他们那所普通高中来说，不亚于培养出一个全国高考状元。当他的照片挂在学校大门口的宣传栏上，安小山相信颜葵一定会为他骄傲，她会认为她的约会对象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生，她的虚荣心会得到多么大的满足，甚至她会献出甜蜜的吻以资鼓励，他开始沉浸在自我幻想中。

“我一定要和颜葵约会”这一句话，已经成为安小山高中生涯的座右铭。

所以，没有人能明白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安小山的心情有多么激动。这种感觉和寂寞一样，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

当安小山笨拙地思索着该如何开口和颜葵说说话的时候，颜葵已站在校门口，乌黑的麻花辫子垂在裸露的左锁骨上，在夕阳的温情余光里，身着深蓝校服的她歪着头，冲着安小山揶揄而笑，像扣人心弦的省略号。安小山将手中准

备已久的金黄色笔记本惴惴不安地递给颜葵，说：“不知你会不会不喜欢。”

颜葵接过，笑着说：“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安小山胆怯地说：“因为怕你不喜欢。”

笔记本确实再普通不过，软皮，纸质一般，封面只有一朵灿烂的向日葵朝天空方向生长。

“为什么要送笔记本给我？”

安小山紧张地说：“因为笔记本封底的右下角写着‘YK’，是你名字的缩写。偶然看到，觉得特别。作为约会的手信。”

“哦，手信？”颜葵问，“信手捎来的小礼物还挺别致的。”

安小山更正道：“是‘手信’，不是‘信手’。”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是‘手信’。”颜葵揶揄道。

在颜葵的定义里，“手信”不过是信手捎来的小礼物，而安小山偏要否定，表情凝重，“手信”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东西。她不懂眼前这个小男生的心思，将YK笔记本随手放进挎包。看着安小山低头羞涩的模样，颜葵问：“喂，安小山，你很怕我吗？为什么这么心惊胆战呢？难道我们是初次见面呀？我还记得你是我们院子里开裆裤穿得最久的小屁孩。”

安小山腼腆地笑了，他抬起头，说：“颜葵，你那么明亮，我这么微小。”

颜葵哈哈大笑，说：“安小山，你还学人家自卑呀。”

安小山不语。

颜葵说：“我能与你约会，说明你很优秀呀。”

安小山的笑容一下子绽放。那一刻，颜葵的肯定给予他十足的信心和勇气。

她将是我的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我愿意舍弃一切，只要她需要。安小山想。

那一日的约会没有预想中顺利与浪漫，或许一开始就是错的，以至于安小山回想起来满是懊悔。“咫尺天涯”咖啡厅，颜葵点了一份四成熟的牛排，他点了一份八成熟的鸡排，颜葵熟练地用着刀叉。那是安小山第一次走进西餐厅，尽管已在竭力伪装，而刀叉不听使唤，有那么一两次，他甚至把盘中的黑胡椒汁溅到对面颜葵的脸上。颜葵窃笑，这更使得安小山无地自容，他涨红着脸，不知所措，颜葵说道：“没关系，不要紧，我第一次吃西餐也是这样的。”

更糟糕的是，付账时，当安小山掏出省下的近两个月的零用钱，虽是五块、十块的散钱，安小山却自以为应该足够应付那一顿昂贵的晚餐，而服务员微笑道：“对不起，先生，还差两块钱。”

颜葵从钱包中利索地取出两张一百元，说：“把那些零钱都给我吧。”

安小山跟着颜葵闷闷不乐地走出“咫尺天涯”，从那一刻起，谁要和他提起“西餐”，谁要和他提起“咫尺天涯”，谁要和他提起“两块钱”，他就跟谁急。或许，颜葵并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深深伤害了安小山的自尊心，这使得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法学，他以为一旦做了律师，就可以像颜葵的父亲——从事律师职业的颜段玮那样拥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只有钞票才能填满他内心因为贫穷带来的漫无边际的自卑。随后安小山转念一想，颜葵的张扬，并不仅仅是优越的家境所带来的，倘若是，为何她的妹妹颜荷如此低调？是的，她们的父亲是阳城的大律师，她们的母亲是有口皆碑的植物学家，她们自小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可姐妹俩的性格截然不同，反差明显，那必是颜葵天生具有的性格感染力使得她在人群中熠熠生辉。想到此，安小山决定再不能埋没自己，他也要敞开心胸，瞬时，如同抓到生命稻草的安小山，情绪立即高涨起来，他开始幻想，眼前的美景仿佛正向他走来。

当然，那一日的约会并没有如此简单地结束，川流不息的马路上，颜葵主动碰了一下安小山的手，触电一般，安小山反手牵起颜葵细瘦的指骨，热流上涌，决定解放自我的安小山趁势讲笑话给颜葵听，颜葵越是配合地微笑，安小山说得越是起劲，终于，颜葵说：“我累了。”

安小山怯怯地说：“那，那我送你回家吧。”

颜葵略有愠意，说：“你自己回去吧。”

说罢，颜葵甩掉安小山的手，径直离去，安小山小心地跟在她身后，在一家灯红酒绿的旅馆前，颜葵停下，要了一间房，然后对安小山说：“可以了。你回去吧。”

而安小山却再次跟着颜葵上楼，他后来始终没明白究竟是什么力量令他锲而不舍，在颜葵即将关闭房门的那刻，安小山用力推开，夺门而入，将门反锁，不到三秒的时间，粗暴得令颜葵乍然。黑暗之中，安小山搂着颜葵的小蛮腰，吻得她一脸口水，他将她的衣裳用力撕碎，她不哭不喊。这是明显的强奸，而颜葵竟然如此顺从，没有任何抗拒，这令安小山疑惑不已，虽年级早有传言，她曾流连过谁谁谁的床，可他觉得这些不过是因得不到所萌生的嫉妒而转化成的诬陷。安小山自信地以为，他和颜葵一起长大，她虽然外向热烈，但总归还是循规蹈矩的，她有她的底线。

第一次到底是蹩脚的，安小山没有顺利进入颜葵的身体里，那些激情的液体，横在那浓密的端口，颜葵笑了，背对着安小山，好事得逞般地说：“原来你什么都不懂。”

安小山的自卑又开始上窜，他放开颜葵，翻过身，貌似不经意地问：“没想到你这么开放。你是不是真的和很多个男人上过床？”

安小山并没有真心想伤害颜葵，可他必须以这种言语上的鄙视来平衡他对他的蔑视，以维护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